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三月十六日

析聲

阮玲玉之死（瑩老齋主）

自古忠臣義士烈女節婦之慷慨就死，而視死如歸者，則以殺身成仁，一死而維綱常以全名節，不得不死，亦不能不死，宜其死之史冊，傳之後世，得永垂不朽也。

阮玲玉者，一電影明星耳，偶以前夫張達民控於法院之細故，憤而自殺，與彼「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者何異？縱其遭遇苦而含冤甚，有足悲者，然徵諸情悁情悁，斯亦足矣，奈何國人士於阮之死，竟重視之超越於烈女節婦之以身殉者耶？前者詠安之如夫人沙氏，墜樓殉節，差可比擬於古者節烈之婦，而國人士之熱烈同情，反不逮於阮之萬一，寧非異事？由是以觀，可知國人已漠然於名教綱常矣。

抑尤足慨者，阮以一死而轟動全國，棺殮之厚，殯禮之隆，弔唁之衆，紀載之盛，可謂極榮哀之至矣。以一電影演員，初無若何勳業德望，足垂不朽，徒以一死而動世人，博得身後之榮耳。此等不良暗示，其足影響於社會人心，爲何如乎？彼推波助瀾，同情於阮之死者，其與獎勵愚夫愚婦，偶因一朝之憤，自經於溝瀆者無以異，假此不良影響，又何如乎？斯所不取焉。

重修湖北通志條議（三八）（羅田王葆心擬稿）

九錢同時，惟竹汀西莊爲鉅子，先之者有一陸一殿，所謂考訂之學較著者如此，其他練川三老，嘉定四先生，與夫陽城八子，棟川十二子之流，則更僕難終，一邑之文人，遠溢乎學人之數，儒林少而文苑過多，姑以不區分而統納之文學中，文學之義，亦渾淪不爲堅確之解釋，誠以一邑之人物抵此也，若湖北一省，在諸行省中，雖不敢與諸東南彪著之省，未嘗不可肩隨其次，宗明皆有傳緒之儒，元清皆有開派之儒，梓朱實行，陸王妙悟，與夫實事求是，疏法漢師者，就中心學之儒，膠頤沈沈，其行業皆與之蒓相及，一省之大，二千年之久，乃等於江表一縣之人物，而其品目又未經通人論定，偏枯之私說，魯魚目爲驪珠，亦可耻悍而儕矣，福建人因革道學傳，不恤停閣志事以求勝，今吾省幷此天下古今公共之儒林二字，亦歸淹閣，不肯加繙吞先很，而六七十州縣之學者，亦淡焉相忘，無一人過問，真咄咄怪事，兩省人之於先獻隆殺厚薄，何相去如此之度越也，此余之所以曉曉不肯緘默，不避詞費，而爲此多口，一爲我過去先正鳴不平也已，

總灑爲人物傳，或墓列傳彙傳，其墓法桑妙於錢辛楣續通志列傳，總叙之說，大旨以歐公新唐書事增於前，文省於舊，及司馬氏通鑑，別爲考異一書，參諸家異同，而正其謬誤，因竊取二家之義，於事之無關法戒，人之無足重輕者，稍刪節之，又謂史以紀治忽，非取詞章之工，文雖工而無裨者，亦可黜，此皆通正之論，其尤要者，如云史臣後軍，或囿於聞見，採訪弗該，或撼於權勢，予奪失當，將欲補亡訂誤，必當博涉群書，正史之外，可備取材者，編年則有司馬光朱熹李燾李心傳陳均劉時舉薛應旂王宗沐商輅，別史則有曾鞏王稱葉隆禮宇文懋昭柯維騏王維儉邵遠平，典故則有杜佑王溥王欽若馬端臨章俊卿王圻，傳記雜事則有溫大雅劉肅韓愈王禹偁鄭文寶林坰馬令陸游張唐英宋敏求李心傳徐夢莘杜大圭燦自明王鼎劉祁元好問蘇天爵陶宗儀鄭曉王世貞沈德符孫承澤等，

墨合之弊

清嘉慶以前，殿試大臣奉派閱卷，皆先文藝而後書法，未有捨一二微體字，而抑高文於劣等者，至曹振鏞始用此術衡文，不特文詞之工拙，在所弗計，即書法之優劣，亦視爲無足重輕，但求點畫無訛，通體圓勻，即可登第，於是黑大光整之摺卷體書，遂與北碑南帖兩派，鼎足而三，蓋當時士子承乾嘉漢學小學之餘波，所爲文字，皆以博典古雅相尙，曹素不學，故深惡而痛絕之，而以此帰困士子，士子因視墨濃而不常，燥濕無定，不易調劑，乃有視爲壯妙世天閣之「墨合」，應時而出焉，說因始人，名駿者，字哲甫，蘭非其號也，嘉慶十九年榜眼，官至禮部尙書，曾爲先高祖光森公榕齋四大字斗方，今尙存余家，定遠方子箴方伯（二知軒詩抄，有詠謝墨合詩並序，余隨宦中曾讀之，夫古之善書者，硯必躬洗，墨必新研，其宗旨也，無聲無涼，用則旋研，用過卽滌，久膠宿墨，不令凝積，今墨合之用，全反乎是，先通政公庭訓時常言曰：自摺卷興而後書法壞，墨台而後硯滌絕，天喪斯文，此特其至小極微者耳。嗟，墨合之弊，至於此極，故特記之，

近時舊墨漸少，價亦日昂，爲書畫家所爭購，數十年後，恐將用盡，卽同治光緒時墨錠之品，亦必實如李廷珪墨矣，溯其始，由於墨合之暢行，用墨者日寡，胡開文等墨肆漸衰落，以松煙桐物料太昂，成本過鉅，且製之亦不易精，遂取日本之墨粉以代烟料，價奇廉，不及松桐之什一，故所製之墨雖極品頂煙貢品者，皆之亦膠重而作灰色，以較同光時至微賤之品，尙不見及，故書畫家不得已而取用舊墨焉，此亦事理之必然也，數千年來之墨法，遂爲墨台所絕，嗚呼！余聞人言：日本墨粉，在其國絕無他用，乃專造以售我而漁利也。卽此可見外國之以經濟侵略我國，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而我國之紙醉日前微利，不知愛國，無餘飲鴆止渴，貪婪媚媚，不惜舉自古相傳獨擅神秘之墨法而棄之，可哀也哉（李大鍾）

傳園漫識（二四三） 黃侮啗的雕著

荀與明易，壺蛇三公山。清勤習咨。鎮遠卓乙縣。歸去教授不居。觀者對物。扶杖出門。致黃巾之拜。一出一處。一仕一隱。一浮一沈。一龍一蛇。一海一嶽。道力之堅得，有以異乎。無以異也。微兄瓶所愛吾之托言。草草奉復。禪壺面談。惟爲時珍衛。不盡欲陳。六月二十四日弟昶頓首一又書曰。「前書未盡。二十三夕久困而寐。思作一函。丙友人繕寫。以贈左右。入居危城之中。日與處勝。公弗謝其弟手書也。再叩道安。惟德業日隆。佐萬公爾經畫宗社至計。以扶危定傾。幸甚幸甚。弟昶叩」

攀頭之役。清廷上公大臣。因以頒命者頗衆。然或受我於外人。或被害於奸黨。或明知事已潰壞。而姑以一死邀名。或自審罪難倖逃。而姑以一死塞責。其於七月二十一日歸軍人鄭之日。從容以殉者。惟侍御承厚一人而已。按侍御字菱初。江蘇華亭人。少工詞章。書法尤渾厚凝重。冠絕時流。以同治癸酉拔貢朝考。以小京官用。簽分工部。光緒戊寅選主事。旋中己卯順天鄉人。甲申補鑣理衙門章京。戊子轉員外郎。庚寅補本部虞衡司。甲午京察一等。乙未授河南道監察御史。秋。旋取知府。（本段未完）

石遺室詩話（一）（陳衍）

閩侯陳石遺先生，以詩名天下，所著詩話若干卷，以版歸商務印書館，印行於世矣之所錄，則其續編而未印行者，惟許刊於青鶴雜誌云。

自王阮亭論詩絕句，長鼎湖紀室宗旨。有五字清緣登陸者。遂無復嘗使人思云云。不學無識者。遂奉詩品如金科玉律。豈知阮亭之作，專以用錄新故實見長。一相傳阮亭有一詩室。顏爲得鮮新典故。用紙片細書粘壁。作詩時取作詩料。）其短篇五言古與五言律。則仿儀王孟。毫無意味也。（本節未完）

清代儒林小傳（五）

張金鏞

張金鏞。字海門。浙江平湖人。道光辛丑進士。由翰林院編修。官湖南學政。侍士甚寬。得寒手但扶出之。不問姓名。然終其任無奔倖者。或請其術。金鏞笑曰。爺手文專注靈機。絕無根柢。本非所取。宥有倖也。爲獎拔才俊。王闓運蔡毓春張自牧等。皆所識拔。後生得張學使一言。榮于袞冕。成同以後。湖南文學茂興。經教泛廣。金鏞倡之也。所著躬厚堂詩集。綠雨山館詞鈔。

鴉片戰役始末（一二）

每艘兵六百。時四艘隨風在後。馬辰一艘。先遇英帥之船。即乘上風攻之。砲破其頭桅。船蓬欹側。英兵多溺。衛攻良久。船砲彈已盡。僅放空砲。他處英船。以小舟十餘來援。馬辰船舟小砲低。止中我船外之水排。內有鐵板包無損。我船齊開子砲。浙賊卒驚。不能逼進。英帥率我兵與他舟相持。即乘間竄遁。擠擊英尾十艘。軍器數十件。旗一。初七日。奏。遂奉殺人滅口之嚴旨。蓋定海失守後。浙江巡撫烏爾恭額，總督祝生暄，束手無策。朝廷以定海孤懸海中。非海道舟師不能恢復。而水戰又英艘所長。且承平日久。沿海恐其衝突。已有黃語。上聞言上年黃爵滋奏，先許慣實、而後負約。以致激變者。又有言鄧廷楨厦門軍報不實者。七月。命兩江總督伊里布爲大臣。赴浙江寧波視師。

三爰寄廬詩存（二）（皮介齋）

析聲（此係前此排印寫意畫以錦析聲時作也今係題析聲二字反不若寫意畫託諷深長）

抱關待暴擊重門。似此心情未易言。爭奈癡人醒乎夢。錯將白日當黃昏。

劍戟難塞霄小心。江天如墨夜沈沈。傳言自壘多籌守。擊破荒城何處行。

鶴擊鄰鬨非此時。斜陽殺伐來容易。滿鉤寫國忙朝野。消息難逃消夜知。

擔人消泰果何求。醒世身肩孚百憂。廟廊偷天地晴。一燈明滅見鳥僂。

漢口中西報副刊